

# 領袖鐵衛隊的精神原貌

## ——憲兵特別警衛營服勤舊憶

● 蔡逸農

(彩色圖照刊第九頁)

向執行任務而殉職的憲兵特別警衛營  
伍淡如營長及十位憲兵致敬

「我們是領袖的鐵衛隊」，這句話表達了憲兵對領袖的忠貞。能成為鐵衛隊的一員，當然要忠誠可靠，也是榮譽。廣義的說，憲兵都是領袖的鐵衛隊，但專責執行「鐵衛」任務的其實只有三個單位：台北賓館憲兵連、士林憲兵特勤隊及憲兵特別警衛營，分別執行不同的特勤任務。因緣際會，我都曾躬逢其盛。

### 賓館憲兵連警勤特色

民國四十五年五月我自幹校四期

畢業後，分發憲兵司令部派任五十二師憲兵連——憲兵二六三連任指導員，師駐防高雄楠梓營區，半年後連調駐屏東憲兵隊。二年後師移防苗栗，連解除屏東憲兵隊任務，向五十一師歸建，進駐苗栗大坪頂營區，一年後，師憲兵組長何發琦中校調台北憲兵二

層建築，位於總統府左前方，眾所周知，是前日本總督的官邸，面積廣大、結構堅固、施工精細、圍牆內花木扶疏，後有池塘，頗能顯示統治者的豪華氣派與權威。但只住一個小家庭，實在太大了，會使家人有疏離感，也不合日本人的生活習慣，所以當時的總督又在主建物旁另建一日本榻榻米式房舍居住，我連就住在這間日本式的房舍中，賓館閒置著。

○二團第四營營長，他透過憲令部政戰部，主動將我調任第四營第十二連指導員，就是賓館憲兵連。這個連人事、行政屬憲兵建制，任務受總統府特勤組管制侍衛室指揮，不隨團營調動，常駐台北賓館。

台北賓館，這棟歐洲庭園式的二

憲官。連的主要任務有三：

連長是曾任憲校法律教官的伍淡如少校，他個性內斂、少言語、生活簡樸，對勤務用心專注，是位優秀的

一、總統辦公室警衛。

二、總統府正門四人組警衛。

三、與國防部示範樂隊配合，擔任府前早晚升旗儀式的儀隊。

非值勤人員為預備隊，準備應付

突發事件，當時治安良好，沒甚麼突然事件。當然還有賓館本身的警衛、總統府其他各門的警衛則由國防部憲兵營擔任。

這些勤務因與領袖直接接觸，且是國家門面，故對服裝、儀容整潔的要求是必然嚴格的，也是憲兵的特色。總統府正門的四人組，每邊二人，要挺胸站直，不許走動，該處「門洞風」很強勁，尤其在冬天，二小時後腿已發麻，久服此勤，多人得了「關節炎」。

### 散步哨要眼亮心細

二年後，我調中華路南區憲兵隊，再調士林憲兵特勤隊，仍任指導員。這是一個成立已久，專責擔任領袖

蔣公上下班及晚間散步哨的任務，直接接受衛室指揮。連長馬端溥少校思慮細密，謹守崗位，對官兵嚴管勤教，也有情誼，是憲兵的精英。後調警總任主官職，少將退伍。

連因任務需要，一個排在中山北路，一個排在劍潭國家安全局，一個排在陽明山竹子湖、關渡、西門町各一個班，其餘人員在士林連部。

依執勤規定上班哨每日早晨八點前到位，從士林官邸到總統府每一十字路口有憲兵一，便衣警官一，交通警察一，三人構成一組，到位後要查看四週有無可疑人與事。九點前衛室副主任級主管率前導車通過，車內警務員要沿途查看各警衛是否到位，有無狀況。約九點半蔣公座車及二部隨護車組成的車隊，從士林官邸出發，直達府前正門，一路綠燈不得受阻，否則警衛失職。下午一點下班，循原路返回官邸，才能收哨，沿途警衛已經服勤五個多小時，下午不上班。

早期有一次蔣公座車抵達中山北路鐵路平交道前，平交道柵欄已放下，座車受阻，後車隨護人員要下車護衛座車，為防此事重演，台北市第一座跨越鐵路平交道的陸橋中山陸橋誕生了，這座橋飽經五十多年的風霜後，今已成功身退。

蔣公習慣於晚間乘車散步、觀賞夜景、瞭解民情。散步路線有基隆、陽明山、淡水、三重、台北各線，走那條線，無人能知，全憑興之所至。散步哨每晚六點前全線到位，要待待衛室通知才能收哨，有時收哨後才出來，又要「緊急出勤」，即使蔣公不在台北，為了欺敵，也須出勤，每晚散步哨時間約三至四小時。

晚間視線不清，座車處在車陣中，值勤人員要有「座車識別」常識，車隊總是三部，座車總是在前，座車車窗都有厚絨布窗簾，後車燈光不能照穿，就知座車來了，要立刻顯示綠燈，控制交通，使座車順利通過。這

兩部先後使用過的特製防彈座車現都展覽在中正紀念堂大廳中，遊客好奇都喜歡看，特別是日本人。二年後馬連長調升，吳永盛少校接任，一切蕭規曹隨，沒有改變空間，也不容改變。

### 蔣公點名石破天驚

吳連長到任不久，裝甲兵司令胡忻中將調任侍衛長，到任後瞭解警衛人員執勤極為辛勞，並無加給，建議蔣公對憲兵特勤隊及警官隊點名訓練，以鼓舞士氣，竟史無前例的同意了。消息傳來，大家極為興奮，憲兵所想的是領袖這破天荒的關懷一定會「搞賞」，只是盡在不言中，因為大家實在太窮了。

從這天起，每日早晚點名都練習立正、舉手、應聲、注目的點名動作，團長先來檢查，司令也來視察，看到官兵舉手時，軍服內的襯衣顏色不一，就發每人一件白色衛生日衣。點名當日下午三點前，全連進入

士林官邸前廣場，整隊靜候。少頃，領袖著五星上將戎裝，拄著手杖，緩步走到隊伍前，接過侍衛呈上的點名冊，抬頭注視隊伍一遍，開始按排逐一點名，這麼近的距離看得很清楚，

蔣公的眉毛與短鬚都已全白，但面色紅潤，聲音宏亮。專用攝影師胡崇賢在左前方，我見機會千載難逢，不可錯失，乃用有氣無聲的方式說「胡先生」，他抬頭看我，我說「照一張」，他點頭同意，留下了幾張有紀念性的照片。（特勤區嚴禁攝影）

點名完畢，領袖站在臨時佈置的講台上訓練，大意是說「你們擔任我的警衛很辛苦，也不能給你們不同的待遇，因為三軍待遇是一致的，你們可以在公餘時間努力進修，報考各軍事學校，開創自己的前途」，講畢每人發一本「荒漠甘泉」。

蔣公對憲兵點名石破天驚，點名後的結果也令人意外，隊伍帶回連部解散，我注意到寢室內幾天沒有聲音

，誰又能說甚麼呢！希望與失望、快樂與哀愁只是一念之間。「人性」本來如此，並不奇怪。我因考入軍官外語學校政工留美班四期，才離開這個可愛的單位。

### 特別警衛營貼身隨護

湖口裝甲兵事件發生後，牽動了一位有力人士的神經，認為蔣公的安全隨護必須加強，國防部乃急令憲兵部在全機動、全通信、全裝備的原則下，就現有員額中，在十天內成立特別警衛營，擔任機動隨護任務。

這項命令忙透了憲令部有關單位，從全省各憲兵單位抽調官兵，調派或購置各項裝備，擬定訓練計劃，指定六張犁營區為報到集訓基地，選派吃苦耐勞，負責盡職的老憲兵曾光裕中校任營長，營輔導長由幹校一期的陳代縉少校出任。在人事會議上提出營副輔導長的適當人選，政戰部副主任李永寬上校提出蔡逸農上尉曾在特

勤單位任職，因去美國受訓，返國後受專長管制派在戰地政務總隊，可把他調回任副輔導長，此議定案後，使我重回憲兵服務。被抽調到特別警衛營的官兵從全省各地相繼到六張犁營區報到，武器車輛等裝備也逐次到達，營部及三個連經十三週的編訓完畢，由司令李運城將軍主持結訓典禮，後進駐士林官邸旁的營舍待命隨護。營輔導長陳代縉少校調職，由我繼任。

每次出勤隨護，由營長、營輔導長率一個連擔任，到高雄西子灣、澄清湖，或台中、日月潭，於奉命後當晚在台北車站乘夜快車專用的二個車廂前往，下車後由南部軍團或台中預訓部提供汽運到警衛區，北部大溪線則由本營自行汽運。

大溪公園內原有一行館，已老舊不再使用，改去桃園縣復興鄉角板山，這處行館據說是日皇裕仁幼時在此養病所建，有如一座神殿，光線較暗，領袖喜歡此地，又在旁建一間落地

窗房舍，光線較佳。角板山是環山中一突出的山頂，頂面平坦，是復興鄉公所所在地，有中學一所、衛生所、幾十家小店、石門水庫的水從山腳下流過，松濤溪水有如仙境。山的四週都是原住民村落，他們常來此購買或用山產交換些日用品。到角板山的山路崎嶇，交通不便，每天只靠幾班公路局車通桃園。當地實施入山管制，境外人入山須申請，核准後才能上山，以保護原住民的生活資源。

慈湖原是沒有的，蔣公去角板山路經此處多次後，發現此處山景秀麗，與大溪檔案室及角板山連成一線，距台北又近，經年餘構思才決定建館，由軍團工兵營施工挖成前後二湖，為紀念蔣母命名「慈湖」。館的外觀為中式，內部設施是西式，前湖較大，可划小船，湖旁建一兵棋室，掛滿地圖，為戰時的指揮所。後湖靠挖出的小山壁建有六棟房舍，備戰時各院、部長使用的。

從軍事著眼，慈湖位於山林中十分隱密，不易遭受空襲，是十分用心建構的行館，此館建成後蔣公就常來此了，外界尚不知有慈湖時，我們早就來此隨護了。

到慈湖出勤，營長與我借住路邊一間簡陋的農舍，慈湖對面的山是慈湖的制高點，站在山頂可清楚看到慈湖的一切活動，每次部隊到達後立刻派一班憲兵進駐山頂的小營舍，二十四小時警戒，稍後營長就率我或行政官帶兩包餅乾從正面登山慰問這個班。山路頗陡，前面人回頭看到後面人的頭，後面人看到前面人的腳，到半山時營長會回頭看後面人是否跟上，我每次都能緊跟營長登上山頂，下山後營長會說我體力好，能跟得上。

營長規定每夜十二點至兩點這段最壞的服勤時間是他與我巡查，大約在十一點半左右，營長就用手電筒照我的蚊帳，意思是說巡查時間到了，我立刻坐起著裝，帶槍、手電筒、還

拿一樹枝防蛇，隨營長到警衛區各哨所巡查，後慈湖的六間官舍時因空無一人，我總習慣性的坐在一間室內大辦公桌後的大椅子上休息片刻，體驗一下大官坐在大椅子上的感覺。室內地板明亮，有瓦斯設備，可燒水煮飯，但無人使用，在警衛區巡查一週約兩小時後返回住處。

一日上午陽光普照，營長與我坐在室外，四週一片寂靜，因一般民眾見路上有武裝憲兵，就知道有甚麼事，很少接近，官兵都留在住所不能在警衛區隨意走動，路上人車稀少，警衛區通常都是如此。營長對我說「因年齡相差太多，不然他的女兒就嫁給我」，我聽後覺得意外，我從未作此想，從未到過營長家，也從未見過營長才高中畢業的女兒，一時不知如何回話，沉默片刻就過去了。

我自知是個笨人，從未巴結甚麼人，也不知為自己謀，只是謹守本分，一切順其自然。不論營長的用意如

何，我感謝營長對我的錯愛。也許是與營長相處一年多，他見我單純、規矩、無不良嗜好，才有此想法。營長調升，伍淡如中校接任，就沒再與營長聯絡了。

十餘年後，我已經歷了越南軍事顧問、退伍、教職、諾魯技術工作隊長，到榮工處派在約旦工作，回國後忽在台北市松江路志清大樓大廳內遇到老營長，相見甚歡，他問我在哪裡？怎麼會到這裡來？我說就在榮工處，才從約旦回來。他退伍後在志清大樓擔任中央通訊社、救國團、榮工處三個單位的警衛隊長，隊員都是憲令部退伍軍官輔導就業的。兩年後我從泰國回來，打電話到老營長家請安，曾太太問明我的身分後，哽咽的告訴我，老營長已經過世了，死時很痛苦。我放下電話，心中哀戚，沉默良久，低頭懷念這位鞠躬盡瘁的老憲兵、老長官——曾光裕營長。

相識，彼此瞭解。他一如往昔，語言不多，對任務專注，不容有任何疏失。其後我報考淡江夜間部英文系，尚有十天入學考試，又奉令去日月潭出勤，非去不可。在日月潭總盼望在十天能解除任務，回台北參加考試，但日子天天過去，沒有解除消息，真是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」命也！

### 營長擔責讓我考大學

在戰亂中長大，沒讀大學是我最大遺憾，因而處心積慮想完成心願，三十多歲仍不死心，經多年努力，現在才有機會報考，眼看這個機會像輕煙一樣從眼前飄過，實不甘心。

考試前兩天晚餐後，我與營長併肩坐在日月潭邊，看著潭中靜靜的水面，有幾條小船輕輕划動著，但我無心欣賞這美景，只想如何向營長報告考試事，時間已到極限，不能再延，終於鼓起勇氣向營長說明考試還有兩天，我想回台北參加考試。營長聽後

皺起眉頭頗感為難，思考片刻後才說出「你明天回去吧」，我的憂慮全消，心情立刻開朗，翌晨就下山經台中返回士林，第二天參加考試，後來順利完成學業。我畢生一事無成，這是一項安慰，也有伍營長的助力。

日月潭勤務解除後伍營長回到士林，很興奮的對我說「這次蒙總統召見，問些本營管理及教育的事，也問到營輔導長是誰？我報告營輔導長是幹校畢業的，很優秀，我派他去台中辦事情了」。

我立刻向營長鞠躬，感謝他的擔當與機智，就這樣打消了召見我的可能，如果召見，我已回台北，後果不知將會如何。照常例，蔣公召見層級陸軍為師長以上，憲兵為團長以上，海軍為艦長以上，空軍為聯隊長以上，及建功的戰鬥機飛行員與C二偵察機飛行員，單獨召見憲兵營長尚屬首例，可能是當時在養病，沒其他公務在身，較有時間之故。

在鐵衛隊任職沒甚麼好炫耀的，

作得「好」平安無事，都是應該。若出了事，後果可想而知，多少大官都會受到「連坐」，我這個芝麻官非但不能承受，且應罪該萬死。任職兩年後就向憲令部政戰部主任蕭政之少將面報請求調整職務。蕭主任幹練果決，回我說「你是人才，好好幹」。長官用這種話斥責我。夫復何言！只有承受，忍耐。

我的副輔導長曾任蕭主任侍從官，我再找機會向主任陳述，副輔導長已任職兩年該升職了。經過一段時間，他才勉強同意把我調到憲令部政戰部六組承辦政治教育。那時各軍種比賽政戰績效，把政治教育搞得發狂。軍官團每週要測驗。我一人要命題、印卷、考試、判卷、公佈成績、忙得沒時間吃中飯。政治教育是思想教育，是觀念問題，用咬文嚼字，細枝末節的方式推行政治教育，已偏離主旨，我很厭煩，受教者也起反感。

### 優秀營長車禍殉職

恰好憲校有一位政治教官出缺，我想去，可擺脫這項工作。蕭主任仍不准，說「全軍政治教育很重要，你好好表現」。我繼續全力以赴。

政治教官是總政戰部管制的職缺，每年派一個試講小組到各軍種舉報名參加者試講，合格者發給證書，才能擔任政治教官。憲校六位政治教官，一人離職，其他五人不得不願分擔課程增加負擔，我是憲令部唯一試講合格者，迫於情事，只有我去效命了。

我到憲校擔任專修班的「國父思想」，每個教授班七十小時，四個教授班，加上我夜間部的功課，真是寸陰寸金，但已擺脫業務，也樂得如此，不以為苦。三民主義較易講。國父思想因有經濟思想及哲學思想就不簡單了。課本的經濟思想只到亞當·史密斯的「供需關係的市場機能理論」及凱因思的「再投資理論」，尚未包

括新的「全自由經濟理論」，還不很難。哲學思想就一竅不通了，我們不能用哲學思想就是糊塗思想的說法唬人，那時我正在淡江求學，就選修四個學分的「哲學概論」，才算入門。課程講到過半後，主任鄭長樂上校考查及學生反映，認為我的講述有內容，聽得有興趣，受肯定，才算不虧職守。

一天下午，忽傳來不幸，說特別警衛營伍營長在南投發生車禍，是在日月潭勤務解除後，伍營長乘預訓部支援的中型吉普車沿途收哨，共十位憲兵，一位駕駛及營長，在南投公路下坡處車速失控，衝下百餘公尺深的山谷，十二位乘員當場慘死在山谷的荒野中。政教組的教官聽到這個消息都很難過，沉默不語，也不忍說甚麼。伍營長曾兩度是我的長官，並擔責任准我在特勤期間參加入學考試，對我恩重如山，我的心情特別沉重。一位優秀的憲兵將官指日可待，竟這樣慘死了，留下妻兒如何自處！

事發後，慘劇一直縈擾心頭，幾天後一個下午，我悄悄走出三重憲校後門，到伍營長家，見他家徒四壁，伍太太以淚洗面，兩個稚齡兒女坐在床上，對媽媽的哀慟不知何如。此時任何言語都不能安慰伍太太的傷痛，我只有默默的走出來了。

再過幾天，一個下午大約三點鐘，忽聽到憲校大門衛兵司令高喊「立正」口令，這是個不尋常的動作，想必有甚麼人來，我立刻從政教組走出一看究竟，只見一臉沉重的國防部蔣經國部長走過來了，此時校長劉聲敵少將也從辦公室快步迎上前去，引導蔣部長到伍營長家，稍停片刻離去。第二天國家安全局派人送八萬元給伍太太，一週後又送七萬。每次到行館隨護，蔣部長通常在第二天就會到，有時在警衛區路上遇到伍營長，都會垂詢幾句，對伍營長有相當認識，這是部長對伍營長家屬的特別恩典。淡江畢業後，我被派往越南任軍

事顧問，離開憲兵。我曾任職的三個鐵衛隊，對我人生歷程有重大影響，使我成長很多，畢生不會忘記且常懷念。

鐵衛隊的成員們：在海邊、在山中、在路旁，多少嚴寒酷暑，風雨晨昏，都留有你的青春歲月；在萬紫千紅，繁花似錦中看天邊彩霞，在風和日麗，桃李芬芳時，聽鳥語蟲鳴，也留有你的莊嚴形影。是鐵衛隊的一員，不是高官，沒有財富，也沒享受。但你們經歷過、也奉獻過、人生應屬無憾，也不必遺憾。這些如煙往事，早已隨領袖蔣公仙逝而飄散，一切都改變了，只有在我們這些風燭殘年者的思維中，空留回憶。

## 結局

清風明月本無價，  
遠山近水皆有情，  
走過千山和萬水，  
修得寒舍伴孤燈。